

## 第三十一回 花文芳愛色被殺 趙翠秀為主報仇

話說假小姐是錢林扶上彩轎，百子炮響，開道鳴鑼，軍卒差役喝道，好不熱鬧。那些街坊看的百姓，擁擠不開，人人道好，個個誇強，真正是相府人家，做事不小。

此刻已到相府門首，預先放了三咚大炮，將新人大轎抬至大廳正中歇下。花老夫人請了兩位有福有壽的夫人攬親，將珍珠門一開，請出新人，到了洞房。新郎先在房中做過富貴，喫畢交杯，將蓋頭揭去。花文芳一看心中大喜，果然話不虛傳也，不枉費我多少心機，今日方得到手。花文芳歡喜之極，走出房來，到了前廳款待親友，合城文官員並親戚鄰舍，來恭喜的不計其數。

不一時，開道鳴鑼，都堂執事來到相府，東方白下轎，登堂拜賀。這日車馬迎門，紛紛賀喜，花文芳見世兄到來，慌忙迎接，見禮作謝，分賓主坐下，獻茶已畢。花文芳道：“向日多蒙美意，致有今日，尚未親請行表叩謝，又蒙厚賜，欲待不受，又恐見責，祇得權且領下，容再酬答。”東方白道：“微物恭賀，何勞掛齒？且誼屬通家至好，怎麼言謝？”說畢就要進內恭喜師母，花文芳再三推辭，東方白便上轎去了。

花文芳送了都堂去後，回到廳上吩咐家人擺席，邀請諸親友入座。童仁在此極力款陪。梨園開場演戲，送入洞房，半本之後，歇了鑼鼓，邀親友進喜房，觀看新娘，一路燈球點的如同白晝，眾人進得洞房，丫鬟掌燈一看，人人道好，個個稱奇。童仁見眾客讚美，心下也十分欣悅說道：“舍甥婦不獨外貌出眾，亦且腹內文才驚人。”眾人齊讚道：“可謂才貌雙全了，真是大富大貴福相，若生相府中，誰人配得他過？”裏面正在稱讚好，外邊又催入席。童仁遂邀眾客出廳入座，按下不題。

且言花有憐，見諸客前廳看戲，家中大小僕從人等俱在那裏伺候。他悄悄走進帳房，取了三百兩銀子，揣在懷中慌忙出府，趕到魏臨川家門首敲門，崔氏將門開了。有憐道：“東西可曾收拾齊備，此項你可收好，我還要拿他幾百，然後叫轎回來。”崔氏道：“你卻要快些，恐關了城門。”有憐道：“今日尚早，府中有客，看戲半本纔完，何愁不得出城？”返身進府，又到帳房拿了三百銀子，僱了兩乘小轎，並抬轎的一齊來到。看官，你道黑夜之中，許多人行走，豈不怕人盤問？乃是花有憐頭一日前吩咐過的，這些人都是在府中效過力的熟人，花有憐況且是相府中的總管，那個敢多言語？到了魏家門首，崔氏與小紅上了轎子，將包裹放在轎內。有憐吩咐轎夫抬了轎，又叫挑夫扛了箱籠、行李出來，隨手把門鎖好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鰲魚脫了金鈎釣，搖頭擺尾再不來。

一路行來，到了河邊，下轎上船，搬取箱籠行李。轎夫人等各自散去，開船走下許多路程，方行歇住，下面書中再行交代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錢太太打發小姐上轎之後，身體有些不快，帶病料理費了精神，不覺昏迷過去。慌得那些婦人，忙忙報與大相公知道。錢林來到房中，祇見那些婦女扶著太太，公子著人去請太醫來看，祇問母親此時如何？不一時醫生到來，請進房中診脈，老太太年老，又加勞碌，下了參湯服用。錢林走到自己書房，取一包人參約有五六兩重，稱了一枝頂大的人參，帶在身邊，恐其一時要用，親自將參煎好，捧進房中。與太太喫過了，半晌方纔叫道：“我兒！為娘的不怎樣，你可準備明日開門合禮。”錢林道：“母親不必費心，孩兒俱已備辦端正，明日早間送去。”按下錢林不表。

且說花府做戲已完，諸親友俱已散去，祇有童仁，並留下兩位福壽雙全之人送房。此時將交二鼓，家丁掌了燈球，送花文芳入房，見房中酒席擺得現成。祇見二位送房之客已退，花文芳坐在席上，叫眾丫頭走至床邊說道：“請新人上席。”假小姐聽了走至席前，竟坐在花文芳右手，文芳醉眼朦朧，觀看小姐十分標緻，越看越愛。吩咐丫頭上酒，小姐偷看文芳鼠眼鷹鼻，鬼頭鬼腦，恨不得即刻下手。無奈眾丫頭在旁，祇得暫且忍耐。

不一時酒席將終，花文芳站起身來吩咐道：“搬去酒席，取水洗手。”花文芳那邊洗手，房內走上四個丫頭道：“請小夫人更換大衣。”假小姐道：“你們不必在此伺候，我會更換衣服，你們將酒席搬出去，大家分散，喫杯喜酒，不必在此等候。”四個丫頭一齊跪下，謝過小夫人賞賜，大家走出房去了。

花文芳隨即站起身來，將門關上，走到新人身邊道：“請夫人寬衣，早赴佳期，莫要誤了。”說畢就來動手動腳脫衣。假小姐用手推道：“你先去睡，待奴脫下冠衣就來。”文芳聽了，忙忙解去衣衿，將被蓋好，仰臥相等，口中叫道：“夫人快些睡罷。”假小姐忙忙除下鳳冠，脫去霞帔，祇穿著大紅洋縐緊身，小衣俱是縫在一處，懷中取出剪刀，暗拿在手，來到床邊，鷓子翻身躺在花文芳身上，花文芳道：“有趣之極，想是夫人要摸我有鬚無鬚麼？小生尚未長鬚哩！待我伸長些，夫人好摸。”將頭分外伸長了好些。叫道：“夫人不信且摸摸。”假小姐看得真，用手拿剪刀，將銀牙一咬，狠狠的認定咽喉刺下。

不知文芳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